

《新金山記》作者考

——解析中澳早期關係史籍中的一個謎

左松濤

[提 要] 一般認為,晚清國人記載澳大利亞史地人文的文獻較為罕見。《新金山記》一文因為內容相對詳實可信,歷來受到學者重視,成為瞭解中澳早期關係史的必讀作品。目前學界依據清末刊行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所載,斷定該文作者是無名氏,寫作時間或遲至 19 世紀 90 年代。比勘多種史料,可確證王韜就是作者,文中內容除沿襲魏源、徐繼畲等人著述外,最早在 19 世紀 50 年代即已刊布。王錫祺等人在進行編輯加工時僅參考了《萬國公報》等二三手資料,致有誤會,但卻通過刪改文句,進行隱秘再創作。王韜等人當時所具條件,本應有更大貢獻,然終未能為。此種歷史事實折射出晚清知識轉型的重要面相,其成因值得進一步探索發覆。

[關鍵詞] 《新金山記》 王韜 考證 中外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 K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4-0190-10

一、問題緣起

澳大利亞(亦稱澳洲)四面環海,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據有整個大陸的國家,最早土著居民是澳洲黑人(Australoids)。因重洋隔絕,在歷史上長期不為外界所知。古希臘時代,歐洲人就有航海尋找傳說中“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的夢想,直到 17 世紀,才逐漸成真。1606 年,荷蘭航海家威廉·詹思(Willem Janze)首次踏足這塊土地。荷蘭人用“新荷蘭”(New Holland)命名新土。由於未能尋覓到大量黃金與香料,遂放棄深入勘察與進行殖民。1770 年,英國船長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率隊在東澳海岸的植物灣(Botany Bay)登陸,宣布該地為本國所有。英人流放罪犯來此殖民,發展農牧業,進行內陸探險,澳大利亞從此走上快速開發之路。1851 年,富金礦的發現使得世界各地人群蜂擁而至。1901 年,澳大利亞聯邦誕生。

明清時期的中國人何時知道、如何認識,又怎樣開始走進澳大利亞這片神奇土地,目前國內僅有極少數學者論及,若干意見尚不一致。^①今人如此,昔人亦然。據說,1897 年來華工作的《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就曾對其澳大利亞同胞說:“我雖在中國多年,但不曾看到任何關於中澳早期關係的史料。中國人不是航海民族,他們是陸上的旅行家。”^②正如論者指出,不論鄭和下西洋壯舉,即在明代以後國人大量渡海移居東南亞的故實,歐洲航海家直接、間接使用國

人最先發明的指南針、多帆及水密隔艙等技術，足證是說不無偏頗。但莫理循的確指出了一個事實：在當時能夠見到的中文文獻裡，記載澳大利亞的屈指可數，且多屬西方傳教士譯介，國人親聞親見幾乎沒有。當代學者也指出：“從 19 世紀 40 年代起，已有華工到澳大利亞謀生。但是，在 1840 年以後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我國載籍中有關澳大利亞的記述，不是由到過澳大利亞的人寫出來的”。^③

職是之故，晚清由國人撰寫的《新金山記》一文被認為“內容或有來自實地考察以及實地調研的資料”，受到特別重視。^④20 世紀 80 年代，有學者從晉代至晚清一百餘部記述海外見聞的著述中，選編五百多則材料，共成四百六十八題，輯成《海外見聞》一書，有關澳洲部分僅有“澳大利亞概貌”、“新金山土人”兩題，均出自《新金山記》。^⑤1991 年出版的《中華古文獻大辭典·地理卷》對於《新金山記》的解說是：“特別有關土著居民原始風俗、搏人之食，巢居樹顛，對考察澳大利亞歷史、居民風俗頗有價值”。^⑥

當代學者閱讀、引述及改編的《新金山記》，基本源自清末王錫祺(1855~1913)主編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以下簡稱《叢鈔》)正編第十軼。該書刊印有正編、補編、再補編三大部分，另有三補編稿本。《叢鈔》編輯由多人協同工作，時間長達二十餘年，有清一代國內外作者所撰的地理總論、各省形勢、旅行遊記、風物土產及世界各國國情等論著多有收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地理叢書之一。不少原著或散佚或較稀見，幸賴此書得以保存。史料價值之高，學界早有定評。

然而，學者也發現《叢鈔》所收文獻常不標明資料來源，省略原著序跋凡例，甚至刪節、改寫原文。如要使用該書進行學術研究，不可草率徵引，必須比勘準確。目前眾多學者閱讀使用的《新金山記》，就被《叢鈔》編者歸於“闕名”之作，無寫作時間，給研究帶來極大困擾，亟待考辨釐清。

二、根據文章內容蠡測

《新金山記》僅寥寥 1,300 餘字，涉及面卻相當廣。作者知識淵博，對澳大利亞的地理方位、歷史建置、山川地形到物產所出、人情風俗等無所不談。這種情況在晚清無疑是鶴立雞群。作者的敘事技巧也非常高超，開篇僅 50 餘字即糅合古今中外的知識，介紹“新金山”之得名：“東南洋海中有大島，曰澳大利亞，即粵人所呼為‘新金山’也。現屬英國。始載於《職方外紀》，謂之為天下第五大洲。”

《職方外紀》是明末來華傳教士寫成的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書。1623 年(天啟三年)，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在楊廷筠幫助下，增補其時西方最新世界地理知識，以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等人所撰底本寫成刊刻。但直到清前中期，國人受到考據學盛行影響，對此書內容將信將疑。《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就認為“彼所稱五洲之說，語涉誕誑，則諸如此類，亦疑為勦說靈言”。^⑦1855 年(咸豐五年)，郭嵩燾對於無法目驗的外來新知識仍驚奇不信，他在日記中寫道：“近見西洋書，言日不動而地動，頗以為疑。……其說甚奇”。^⑧然而，《新金山記》的作者似無此類顧忌。稍做比對，就可發現《新金山記》的部分內容是從《職方外紀》改寫來的。

《職方外紀》認為“墨瓦蠟尼加”(麥哲倫之地——引者注，下同)是第五大洲，由“墨瓦蘭”(麥哲倫)發現，原文如下：

先是閩龍(哥倫布)諸人既已覓得兩亞墨利加(南北美洲)矣，西土以西把尼亞(西班牙)之君復念地為圓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于是治海舶，選舟師，裹饑糧，裝金寶，繕甲兵，命一強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載而往訪。墨

瓦蘭既承國命，沿亞墨利加之東偏紆迴數萬里，展轉經年歲，亦茫然未識津涯。人情厭斁，輒思返國。墨瓦蘭懼功用弗成，無以復命，拔劍下令舟中曰：“有言歸國者斬！”於是舟人震懼，賈勇而前。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峽，互千餘里，海南大地又復恍一乾坤。墨瓦蘭率眾巡行，間關前進，祇見平原滢蕩，杳無涯際，入夜則燐火星流，彌漫山谷而已，因命為火地。而他方或以鸚鵡名州者，亦此大地之一隅。其後追厥所自，謂墨瓦蘭實開此區，因其名命之曰墨瓦蠟尼加，為天下之第五大州也。^⑨

《新金山記》作者改寫上文，不用生僻字詞，刪節多餘枝蔓：

土地廣大，為東南洋諸島之冠。數百年前，為人迹所不到，野番獸處，亙古昏蒙。明時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蘭環海探地，既得亞墨利加兩土，侈心不已，展轉西尋，忽見大地，以為蒐奇天外別一乾坤，不知地球圓轉，已至亞西亞之東南洋矣。其地荒穢無人迹，入夜燐火亂飛。以是西班牙人雖得之，未嘗經營之也。

文章變得簡明扼要，通俗易懂。不過，卻產生了因文害意之嫌。按照《職方外紀》表述，在麥哲倫實現環球航行之際，歐洲人已有地球是圓形的知識觀念（復念地為圓體，徂西自可達東），這本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然而，《新金山記》作者似乎為了增加戲劇性效果，卻說成是麥哲倫在出發前尚“不知地球圓轉”，經此發現，才驚奇領悟。作者移花接木，將發現美洲歸功於西班牙國王派遣麥哲倫探險，更是歪曲。由此似可推斷，《新金山記》作者雖然頗具新知，卻非孜孜以求真相的考據家，應歸於擅長說部之學、口吐蓮花的文人一類。

19世紀中期，因應師夷、制夷的需要，魏源編撰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畲編撰的《瀛環志略》相繼問世，成為晚清讀書人有關西學新知識的重要來源，被當代學者視為傳統知識世界轉型的象徵性標誌。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孽海花》寫主人公金雯青（影射洪鈞）朋友圈風氣：“不是談小學經史，就是講詩古文詞；不是賞賞版本，就是蒐羅金石。雯青更加讀了些徐松龕《瀛環志略》，陳資齋《海國見聞錄》，魏默深《海國圖志》，漸漸博通外務起來，當道都十分器重”。^⑩《新金山記》作者也是這兩本名著的讀者，文中用詞造句更是直接沿襲。成書1849年的《瀛環志略》有如此內容：

澳大利亞，一名新荷蘭，在亞細亞東南洋巴布亞島之南，週迴約萬餘里。由此島泛大洋海東行，即抵南北亞墨利加之西界。其地亙古窮荒，未通別土。前明時，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蘭，由亞墨利加之南西駛，再尋新地。舟行數月，忽見大地，以為別一乾坤。地荒穢無人跡，入夜燐火亂飛，命名曰火地，又以使臣之名名之曰墨瓦蠟尼加，西班牙人以此侈航海之能，亦未嘗經營其地也。後荷蘭人東來建置，南洋諸島展轉略地，遂抵此土，於海濱建設埔頭，名之曰澳大利亞，又稱新荷蘭。旋為佛郎西所奪，佛人尋棄去，最後英吉利得之。因其土地之廣，堅意墾闢。先流徙罪人於此，為屯田計，本國無業貧民願往謀食者，亦載以來。他國之民，願受一廬者，聽之。^⑪

很明顯，徐繼畲此處表述也參考了《職方外紀》。《新金山記》作者除改編《職方外紀》文字之外，徑直借用徐氏文中“別一乾坤”、“地荒穢無人跡，入夜燐火亂飛”及“未嘗經營”等文句。該作者行文的最大變動是將法國譯名由“佛郎西”改成了“法蘭西”：

後荷蘭人東來，即於海濱建設埔頭，名之曰澳大利亞，又稱新荷蘭。旋為法蘭西所奪，尋以穹荒棄之，於是始為英人屬土。因其土地之廣，堅意墾闢，流徙罪人於此。為屯田計，貧民無業願往者，即載之來；他國之民，願受一廬者，亦聽之。久之，遂成都會。

魏源的《海國圖志》（1852年百卷本）收錄有上述《職方外紀》、《瀛環志略》的內容。《新金山記》的

作者也許不必費神多方查核，直接參考《海國圖志》一書即可，前引文“第五大洲”、“野番獸處，亙古昏蒙”云云都出自於魏源在卷十六中所做按語：

案：此即《職方外紀》所云第五大洲，陳資齋所謂人跡不到處也。野番獸處，亙古昏蒙。西班牙菟奇天外，荷蘭佛蠻觸海隅，英人極意經營，可謂好勤遠略矣。

但該作者對魏源褒獎西方人“好勤遠略”之語，則棄之不取，隱約透露其立場愛憎。

《新金山記》接下來兩處文字值得注意，因其內容正是魏源、徐繼畲所未曾提供的新知識，對於查考作者及創作年代有相當幫助：

新金山產金之夥，生物之眾，貿易轉輸之廣，人民居住之繁，誠可稱一大都會。旅人足跡所熟至者為南維里斯。英國總督駐筭於悉德尼，即粵中所呼雪梨也。特其地廣袤數千里，現雖節次開墾，而猶未盡闢。

……

新金山河泊絕少，每患無水，牟利者多鑿井以居奇。但鑿井近有新法，前法蘭西人至阿爾及地為旅，見其民在曠野恒苦無水，乃新得一鑽地之法，不論何處皆可得水。鑿井務深，不甚廢力，名曰亞低井，蓋法人始造之於亞低地也，於土人洗羹淘洗咸有取資。似此法亦可行之於新金山，以免無水之患。

揆諸史實，1848年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後，不久出現淘金熱，各國人潮奔湧而來，聖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港熱鬧非凡，1847至1870年之間居民由500人暴增到15萬人。1849年，“金山”一詞漂洋過海，流行於南中國的香港、廣州，並進一步擴散開來。最初僅幾百名中國人前往“金山”，到1851年9月，人數就增加到1萬人左右。順德縣就有519人背井離鄉去當“金山客”。^⑫同年，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發現富金礦。消息傳來，成了廣東人眼中的“新金山”。據澳大利亞學者估計，在1854至1856年間到達新南威爾士的華人有2,000人，1855至1856年間到達各殖民地的華人多達27,272人。^⑬

《新金山記》作者不僅知道“雪梨”（Sydney）具體所指，也知曉“新金山”是粵人對澳大利亞的別稱，還瞭解其具體可指代澳大利亞的一個“大都會”（即墨爾本，Melbourne）。由此可知，該文寫作時間肯定在此時及之後，且作者不是粵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是的話，文中不會特別強調“粵人所呼”），但他應該比較熟悉廣東情況，或至少朋友圈中有粵人。該作者還瞭解歐洲及北非的一些外情，居然能夠提出將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所發明的鑽井技術用於澳大利亞的建議，顯然是其時的“洋務通”。比較之下，身為粵人的康有為在《我史》中回憶，他在17歲時（1874，同治十三年）才“始見《瀛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22歲（1879，光緒五年）“捨棄考據帖括之學，……復閱《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⑭根據《梁啟超年譜長編》記載，梁啟超在18歲時（1890），因為會試落第返回廣東，經過上海時“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⑮

儘管如此，僅憑上述考證方法，難免黔驢技窮的遺憾，並不能真正解決《新金山記》的作者究竟為何人的問題。寫作時間判定在19世紀5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初期，範圍太大。因此有學者斷言“可惜的是，作者的姓名，今已無法考定”，只得含糊稱其寫作時間在“19世紀後期”，甚至便宜從事，以《叢鈔》在上海刊行問世的1891年作為此文寫作時間，將其排在張德彝《航海述奇》（1866）、劉錫鴻《英軼私記》（1876）之後，甚至晚於吳挹清、趙靜涵從法文翻譯出“內容比較全面”的《澳大利亞志》（也被認為是19世紀90年代作品），並以此說明“中國人對澳大利亞認識的加深”。^⑯

三、多種途徑考證作者出處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近年來，晚清史料大量刊布，使得不少原來深藏各種文化機構的報刊、圖書已經容易獲致，為解決這個棘手問題提供了條件。筆者發現，收錄於《叢鈔》的《新金山記》乃是根據 1875 年出版《萬國公報》(*Chinese Globe Magazine*) 第 321 卷刊登《新金山遊紀 上》一文中的按語編輯成文。原文篇首是：

余友梁君澤霖以事航海，往新金山勾留匝月，既歸，出其遊記示余。記述詳明，讀之不啻作宗少文之臥遊，恍若身歷其境矣。余按：東南洋海中有大島曰澳大利亞……

《叢鈔》編者將“余按”與前面的 48 個字全部刪掉了。《新金山遊紀》記澳大利亞南部海濱氣候及相關居民情況原文是：

時有炎風，多由內起，或赤磧不毛，飛揚遍地，境中雨暘不能時。若必先旱而繼之以潦，以歷十年或十二年一周。歐人旅居而外則盡土著，面皆黎色，蓬首裸體，性極愚蠢。所食僅樹根山果，巢木而居。通島分四部，皆為英人所轄。

《叢鈔》版本稍微調整詞句，將描寫土著情狀的 23 字完全刪除：

時有炎風由內起，飛揚遍地，赤磧不毛，雨暘不能時。若必先旱而繼之以潦，以歷十年或十二年一周。歐人旅居而外則盡土著。通島分四部，皆為英人所轄。

接下來文字則完全不見於該版本：

梁君此行蓋環其島之海濱一周矣。記云：同治十有五年五月二日未刻，由香海乘輪船啟行，於時海水不波，其平如鏡。登舵樓以遙望，但見上下一碧，蒼茫無際而已。十有四日巳刻，安抵新嘉坡。其地古稱為息力，樹木叢茂，泉水潔洄。氣候雖熱，而風景猶為清和，因即乘車登岸，一馬雙輪，其行甚捷。自泊舟處至入市塵約十餘里，沿途景物殊豁吟眸。居民隨山高下皆結茅茨，頗有田家樂趣。既入市，通衢雷沸，客路塵飛，衣袂間頓覺有俗氣三斗，撲之不去。閩廣人之商於此者，咸集焉。其富者席豐履厚，坐擁鉅資，或有購田園長子孫，至一二百年而無首丘之思者。聞中土寄籍之民不下八十萬，是亦可為盛已。十有五日午刻，自新嘉坡解纜。既暮，夜色澄清，波光浩渺，眾星掩影，皓月凌空，胸中頓覺為之開闊，玩月久之。忽聞舵樓有吹笛聲，頃之浩歌獨發，響遏行雲，蓋西國女子對月舒懷，自寫其情愫也。十有八日辰刻，至珊摩朗（亦稱噶羅巴，即印尼雅加達——引注）。自新嘉坡至此，計程二千零三十四里。

梁澤霖所寫文字並非直接涉及澳大利亞風物，《新金山記》將其完全刪節，並將“遊紀”改為“記”，從編輯角度而言是一種合理之舉。前引《新金山記》中有關澳大利亞缺水、建議移用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發明的“亞低井”技術的部分，在《新金山遊紀 上》中並不見蹤影。按照常情推理，最可能是在《新金山遊紀 下》中出現。

但是，《新金山遊紀 下》卻不再見於《萬國公報》。這位自稱為梁澤霖友人者的“余”即是所謂的闕名作者，他究竟是何人？翻查現存全部的《萬國公報》難以找到答案。

《萬國公報》前身是創刊於 1868 年 9 月《教會新報》，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 (Young John Allen) 主編。自 1874 年 9 月 5 日第 301 卷起改名，由以宣傳宗教為主轉型為以時事為主，至 1907 年底才最終停刊。早期《萬國公報》係週刊，每週六在上海出報，由林華書院出版發行，美華書館印製。《萬國公報》所登載的《新金山遊紀 上》也非原創，而是轉載，來源乃是香港《循環日報》。《萬國

公報》的編者特別在文末指出《循環日報》的原稿“頗多誤字，已屬僭刪，未諳是否？而獨同治十有五年句，未知十年乎抑五年乎，未便改正。”換句話說，萬國公報所刊的版本已經按照編者的判斷，徑直更改了，只是涉及“同治十五年”（同治朝僅有十三年）這一句，編者沒有把握，因此未做變動。

這樣一來，查核最初信息來源的《循環日報》就成了關鍵。根據推測，《新金山遊紀 上》刊登在《循環日報》的時間應是 1874 年 12 月中下旬至次年 1 月初的某一天。¹⁷可惜《循環日報》最初五年的原報現所知存世者僅限於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至十三年六月（1874 年 2 至 8 月）期間。筆者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查閱了 1874 年 5 月 16 日至 8 月 10 日的原報影像，自然未有任何有價值的發現。

《叢鈔》的編者作為同時代人，則完全有閱讀《循環日報》原報的可能，其是否依據《循環日報》最初版本呢？筆者認為，該編者並未這樣做，僅是根據《萬國公報》改編而成。一個明顯證據是：《萬國公報》在刊出時，“經線自京師偏西三度起，至三十八度止”一句，由於換行排字略有小誤的關係，導致“京”字較其他各行低了少許；《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在十餘年之後編輯印行時，依然照葫蘆畫瓢，在“京”字前居然多排了一個“○”字符。

既然能在早年的《循環日報》寫按語，那麼其正主筆、刊印人王韜（1828~1897）就很有可能是我們需要尋找的作者。

王韜，江蘇蘇州人，出生於塾師家庭，十七歲中秀才，但鄉試不第後逐漸放棄科舉。1849 年受雇於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所開辦的墨海書館，並與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有密切往來。1862 年，因上書太平天國事發，遭到朝廷通緝，在英國駐上海領事（麥都思之子）幫助下潛逃香港，以協助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中國經典謀生。1867 年至 1870 年隨理雅各去英國繼續翻譯事業，期間遊歷了法、俄等國。1874 年至 1884 年期間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宣傳變法圖強。1884 年獲李鴻章默許回滬定居，成立弢園書局，出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

從王韜履歷看，不僅符合前文對作者身份的猜測，而且證之以本人言行，也較吻合。他對於考察海外風物的嚮往，曾夫子自道：“余歲未壯，即喜讀域外諸書，而興宗慙乘風破浪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風俗奇異，輒為神往”。¹⁸也早有根據他人經歷寫作遊記的事例，例如，咸豐三年（1853）七月的日記：“是月中應雨耕來，自言曾至英國，覽海外諸勝，余即書其所述，作《瀛海筆記》一冊”。¹⁹王韜的著述眾多，已刊、未刊著作合計約 50 種，涉及經學、歷史、文學、地理、科技等諸多領域。檢索目前所見王韜的作品，由上海申報館於光緒元年（1875）年鉛印出版的《甕牖餘談》卷四收錄有《新金山》、《新金山少水》兩則短文，與《新金山記》內容多有雷同。

經比對，《新金山少水》正是不見於《萬國公報》所刊，而被《叢鈔》所收錄的部分，但編者將王韜原文進行了重要的刪改（後詳）。《新金山》開篇則如此寫道：

同治丙寅冬，有客從（新）金山來者（新金山，即澳大利亞島，在東南洋中，今為英人所據），述其地產金之夥，生物之眾，貿易轉輸之廣，人民居住之繁，誠可稱一大都會，旅人足跡所熟至者為新南維里斯……

文中內容有未見於《萬國公報》轉載版，但被《叢鈔》收入，並略為修改者：

有三西人裹糧進入腹地，初則登山度嶺，附葛攀藤，青山碧水，時遇佳境。土人見之盡去，如鳥獸之避弋繳也。行漸遠，則巉岩插天，欲前無路。但見絕壁下有巨蛇十餘，蟠結其間，約長五六丈，圍可徑丈餘，昂其首，似作噬人狀。西人大懼，以為此亙古未見之巨蛇

也。發鎗擊之，如中木石，百計擒之，終不能得。後乃結巨網，張而獲其一，曳出聚而觀者，日有數千人。其地土人極寥落，性最愚魯，面色盡黑，如摩魯隅人種類，蓬首裸體，所食僅樹根山果，巢木而居，幾如上古穹荒之世。年來附近土人略曉英(國——《叢鈔》省略此字)語，招其工作，頗盡力。而一飽之後，即復颺去，故須少與之食。然閉置室中，三四日後即悶而求出，與之銀亦不識多寡。蓋山林野性，非復可羈縻也(非復可羈而馴也——《叢鈔》)。其遠處土人尤兇惡，搏人而食。昔西國有二十餘人與之遇，初則佯為服役，比入深島，皆突起攻噬，寢皮剥膚，並飽其腹，計僅脫六人。一隨去童子，約十歲許，面稍黑，以為此乃己類，令坐兜籃中，舁之往遊各山巔，供其飲食，不復殺。又見有一種香樹，圍可一畝許，枝葉扶疏，青葱可愛，折其枝焚之，香聞數里。土人全家巢其巔焉，西人許多與之金，購此樹，土人弗願也。曰：此纍纍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而我儕居此樹，長子孫成家室者數世矣，葉可庇風雨，枝可供炊爨，豈肯以有用易無用哉！嗚呼，迹其不識不知，無思無慮，真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顧(客言——《叢鈔》省略兩字)土人凡事皆無機心，而惟因爭奪婦女事，往往強弱相併，此又其性使然也。

王韜在《甕牖餘談》中未提及“梁澤霖”的名字，而代之以“客”，但前述《萬國公報》編者在審訂時的糾結卻有了正確答案：同治丙寅正是同治五年，即 1866 年。至於梁澤霖的生平事蹟，似不再見於王韜他處筆下，難以查考。筆者懷疑，此人或係梁智芸(志芸)，即梁鶚，廣東南海人，秀才，曾在 1872 年由王韜任主筆的《香港近事編錄》發布公啟，主張募捐為王刻印《普法戰紀》一書。這份故事也被同年 9 月 10 日《申報》轉載。從寫作時間上看，《新金山》、《新金山少水》兩文顯然早於王韜在《循環日報》為《新金山遊紀 上》寫按語之時。因為《甕牖餘談》雖由英國人美查(Ernest Major)在 1875 年向王韜約稿印行，但是據林昌彝寫的序文可知，該書在 1873 年即已寫成。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編者的信息來源是《萬國公報》、《甕牖餘談》所刊內容。《叢鈔》一共收錄了《瀛壖雜誌》、《琉球朝貢考》、《琉球向歸日本辨》、《日本通中國考》、《扶桑遊記》、《漫遊隨錄》、《探地記》這七種文獻，全部清楚署名作者為王韜，為何單單對《新金山記》卻寫為闕名？此事的確費解。若非疏忽與故意，較為合理的解釋是《叢鈔》編者有可能使用了《甕牖餘談》盜版書籍，這種書不具著者，也改易原書諸多樣貌，只能按照“闕名”的原則進行再編輯。王韜本人就見識過盜版商之猖獗：

歲在乙亥，滬上尊聞閣主人索余著述，將付手民。余即以《甕牖餘談》、《遁窟調言》兩種遞諸郵筒。刊布未幾，而翻版者四出。一日，余於書肆偶見《閒談消夏錄》，一翻閱間，則全剽襲余之《遁窟調言》，一字不易。此外則歸安朱梅叔之《埋憂集》也，編撮成書，藉以弋利。坊中人辨其版，知為江西書賈所偽託。^②

四、結語：晚清域外新知傳播中的一個側面

域外新知在晚清社會傳播過程中的如何被接引、演生、變形、轉化及與其他東亞國家狀況的異同比較等問題，向來是學界討論的重點與熱門領域，早有不少大著高論，本文自然無意狗尾續貂。不過，由於考證《新金山記》作者的緣故，卻無意發現前人較少論列的某些面相，附識如下，以供參考。

晚清有關域外史地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存在一定程度的挪移異位現象，甚至有改頭換面，以求炫博或藉以表態之嫌。《新金山記》中所記載“新金山少水”的內容最早見於 1858 年初刊行的《六

合叢談》第1卷第13號(咸豐七年十二月)中“泰西近事述略”所記,原文是:“法人近至阿爾及地為旅,見其民率在曠野,每苦無水,現新得一鑽地之法,不論何處,皆可得水。鑿井務深,不甚費力,名曰亞低井。蓋法人始造之於亞低地也。於是土人喜甚,汲煮淘洗,咸有取資,可免無水之患矣。”該刊由英國倫敦會在上海所辦的出版機構墨海書館所印行,此處文字極有可能是由青年時代的王韜潤色而成,印象深刻,到老年時仍念念不忘。1873年,王韜在撰寫《甕牖餘談》時,認為澳大利亞“輿地之廣過於中國”,腹地乾旱,少人居住,“惜不有好事者一訪之耳”。他馬上就想到《六合叢談》曾刊登“亞低井”的技術,於是再次介紹“鑿井近有新法”,不過畢竟時間已經過去15年左右了,王韜筆下的“法人近至阿爾及地為旅”原文也就順理成章被寫成“前法蘭西人至阿爾及地為旅”。1890年3月30日,《申報》在頭版刊登《泰西自流井說》稿件,作者身份為其時駐德國柏林的清廷官員姚某,談及國人胡某奉命前往日本學習簡便鑿井技術,後在北京、台灣等地試驗推廣。然而此舉耗費鉅資,並無效果,不得不中輟。為何如此收場,眾說紛紜。王韜認為此事“實有裨於民生日用,非但欲為胡君一雪此謗也”,贊同並非是中外地質條件有異的客觀原因,特地寫下按語:“咸豐丁巳年(即咸豐七年——引注)間,法人為旅於阿爾及地,見其民率在曠野,每苦無水,乃思得一鑽地之法,不論何處皆可得水,……此即泰西自流井之類也。然則西國行之已久矣,日本殆用其法而變通之歟?既可行之日本,何為不能行之於中國?豈真風氣未開,尚有所待歟?若能行之中國,西北方用此灌溉田畝,興創農桑,其利豈有所窮哉?”王韜屢提的“亞低井”,不僅為王錫祺等人在編書時所注意,也被出使大臣、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所襲用發揮。王之春在廣東布政使任上,接待過時為太子的俄皇尼古拉二世。1894年,清廷派其前往俄國祝賀尼古拉二世登基,意圖借俄之力,牽制日本。按照慣例,出使大臣往往要撰寫日記提交給總理衙門,王之春此行也不例外,將其日記命名為“使俄草”,並在1895年歸國後立即刊行。在行至法國期間四月二十一日(5月15日)的日記中,王之春記載天氣為晴後,寫了如下文字:

阿爾及耳乃阿洲之北境,法屬地也,附近地中海最為繁盛之區,法人多挈家往居其地。惟迤南沙漠橫互,一望無垠,絕無片蔭滴泉可少憇行旅,因試以西人鑽地新法,不論何處,均可得泉,鑿井務深,不甚費力,名曰亞低井,蓋法人始創之於亞低地方也。其地頗厚,必鑿至五百尺或一千尺始及泉。當法人初鑽地時,回人頗笑之,既而鑽甫畢,水由地湧出,約高五丈餘,汨沸有聲,回人乃復驚而異之。今新疆一帶戈壁,水草維艱。經左文襄、劉毅齋諸公經營擘畫,鑿井於大道之旁者,以數十數百計,是亦何讓於西人之智慧也哉?未刻發一電覆南洋大臣張香帥。^①

但這天日記除天氣及最後一句外,很可能是參考王韜所記,杜撰而成,也就更生動。與王韜感嘆“亞低井”新法尚未被中國學習不同,王之春卻藉以摻入左宗棠等推廣“坎兒井”的事例,增強國人的自信與自豪,這當然是彼此身份有差,下筆時所設想讀者不同。

既區別於海外逸民言說的無所顧忌,也未拔高到朝廷命官後來筆下的認識標準,《叢鈔》在編輯《新金山記》一文中此段落時,刪去了王韜原文中所有的“新金山輿地之廣,過於中國”等表述,將“鑿井務深,不甚費力”改作“鑿井務深,不甚廢力”。這樣改動顯非空穴來風,事出有因,反映出心思的細密與無奈。至少在1901年之前,知識精英向國人介紹域外新知之時,仍有不少禁忌。徐繼畲在編撰《瀛寰志略》時,其友人張穆提醒在編排次序時清朝輿圖一定要位於亞細亞圖之上,而且“談海外異聞,不妨以彼國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論。進退抑揚之際,尤宜慎權語助,以示區別。……前明徐李(徐光啟、李之藻——引注),止緣未洞此義,遂爾負謗至今。”^②但是,徐氏仍因書中文

字偶爾失檢及讚賞華盛頓“特異”之事，被士林攻擊。1885 年底，總理衙門委員蔡鈞所著《出洋瑣記》一書中記載他與外國友人“擁抱接吻”，被政敵利用為藉口進行攻訐，以致受到上諭嚴行申斥，並將書版呈繳銷毀。這些前車之鑑，《叢鈔》編者應該心知肚明。因此，今天學者所熟悉的《新金山》，雖然原作者已考實是王韜，但某種程度上亦可視為王錫祺等人手筆。這類隱秘的再創作，在晚清域外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史中顯然不會是孤例，應當引起後來學者注意。

以後見之明論史，王韜等知識人本有機會向國人介紹更多有用、更為準確的澳大利亞史地、人文等信息。保守估計，在 1875 年之前遠赴澳大利亞的華人至少在五萬五千人左右，甚至有說華僑有不下二十萬人之多者。在排華運動興起之後，根據澳官方統計，1881 年仍有 38,533 人。^② 1856 年，墨爾本附近淘金小鎮 Ballarat 出版名為《唐人新文紙》(*Chinese Advertiser*) 的中文報紙，刊登車馬、器具、食品、服裝等各種商業廣告，這是有一定規模華人社區存在的明證。當年由香港等地坐船赴澳大利亞，並不算特別困難，亦常可通書信。這些在澳生活的華人真實情況如何，當比異域奇談更具社會價值，但卻幾乎不見於晚清有一定“話語權”的知識精英筆下。其中原因，恐怕無法以其可能“不知”來解釋。暫且不論晚清在華英文報刊上有關澳大利亞的消息報導，就是王韜等人可以閱讀，甚至參與辦刊的《遐邇貫珍》、《六合叢談》等傳教士所主辦的中文報刊中有關澳大利亞的地理、政治、文化等內容並不鮮見，甚或可以說還非常豐富。例如，1856 年第 3 號《遐邇貫珍》刊有《砵非立金山輿地志》一文，據稱是“友人自金山寄來者”。此人 1855 年自香港出發，經兩個月航行到達墨爾本(文中稱“密里般”、“砵非立”)。文中介紹了本地“寒暑與唐山相反”、墨爾本“鋪戶有數千之多，……每見女人貿易，……其幅員之廣，可比中原”、“亦有數百里之廣，但其中亦大半無金者”、“探金之人每苦無水，更畏跋涉”、“英吉利人規例甚美，……此處唐人亦屬番人之稱，取金多少，欲回本國者，先交官府，官府必命人傳送落船無誤”、“取金甚難也，蓋人少則取之不窮，人多則數日而盡，欲取於別處，則往復甚難，蓋唐人甚苦之”、“唐人斷難久居，……視乎其人之勤惰而已，有志是土者，當先自諒之”。其中部分內容，雖被王韜在後來撰文時使用，但對時人具有更大價值的信息，卻被省略，難以得到廣泛傳播。文中告誡淘金者不可盲目前往澳大利亞，不啻為當頭棒喝，卻少為時人瞭解。據華僑譚仕沛的自述，1877 年他與其父、其弟同行前往，抵達後“頓失所望，始悉傳聞失實，誤聽偽言。金既難求，且也水土不合。因而致病者比比然也。沿途所見華人，鵠形菜色，非貧即病，愁嘆之聲不絕於耳”。^③ 原不該如此，然而孰令致之，晚清域外知識傳播中曾有過的怪異面相之成因，尚待進一步探索發覆。

① 研究過這一問題的重要學者有衛聚賢、方豪、劉渭平、余定邦、廖大珂等，最近研究可參見鄒振環：《開拓世界地理知識的新空間：清末中國人的澳洲想像》，南京：《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5 年第 2 期。在是否由中國人最早發現澳大利亞這一問題上，存在認識分歧。晚清國人是如何認識、瞭解澳大利亞，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

②③④ 劉渭平：《澳洲華僑史》，台北：星島出版社，1989 年，第 16~17 頁；第 28~29、40 頁；第 45 頁。

③ 余定邦：《近代中國人對澳洲的認識與中澳早期交往》，廣州：《中山大學學報》，1991 年第 1 期。

④ 鄒振環：《開拓世界地理知識的新空間：清末中國人的澳洲想像》。

⑤ 余美雲、管林輯注：《海外見聞》，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年，第 351~352 頁。

⑥ 王兆明、傅朗雲主編：《中華古文獻大辭典·地理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第 375 頁。

⑦ 《清朝文獻通考》第 298 卷《四裔考六》，北京：商務

印書館“萬有文庫”影印第2冊，第7470頁。

⑧《郭嵩燾日記》第1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頁。

⑨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41頁。括號中說明文字為引者所加。

⑩曾樸著，冷時峻校點：《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0頁。

⑪徐繼畲：《瀛環志略》卷2《東南洋各島》，台北：華文書局影印道光庚戌年版，第181~182頁。

⑫陳勇：《華人的舊金山：一個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3、45頁。

⑬艾瑞克·羅斯：《澳大利亞華人史，1800—1888》，張威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譯者序，第2頁。

⑭康有為著，姜義華、張榮華編校：《我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13頁。

⑮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頁。

⑯余定邦：《近代中國人對澳洲的認識與中澳早期交往》。限於當時的文獻條件，該文中寫了多例有關中國人對澳大利亞認識的“最早”、“第一次”，諸如第一個在地圖上標記澳大利亞這一名稱的中國人是張德彝，最早在自己的著作中稱澳大利亞為新金山的是隨郭嵩燾出使英國的劉錫鴻，等等。今天看來，這些提法均有待商榷。

⑰據筆者統計，在1874~1875年期間，《萬國公報》一

共轉載了《循環日報》約二十篇消息報導。第317卷的《萬國公報》（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1874年12月26日）選刊了十月二十六、七日（12月4、5日）兩天《循環日報》所刊《西報論琉球所屬》的報導。第320卷（十二月初九日，1875年1月16日）選刊《美公司船名日本失慎情節》，雖沒有揭示出自何期，但該事發生於1874年12月17日晚，且《申報》在12月30日同樣選刊了《循環日報》的消息，題為《金山郵船失事顛末》。第323卷（2月13日，光緒元年正月初八）選刊上年十一月《論各國元旦不同》，這則消息亦為1875年1月8日《申報》所轉載。第321卷選刊《中西聞見錄》第27號載《論英國發信法》，該刊出版在1874年11月（十月）。

⑱王韜：《漫遊隨錄 扶桑遊記》，長沙：岳麓書社，1982年，第58頁。

⑲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湯志鈞、陳正青校訂：《王韜日記》（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84頁。

⑳王韜：《重刻遁窟調言書後》，見《遁窟調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頁。

㉑王之春：《使俄草》第7卷，上海：文藝齋，光緒二十一年（1895）。

㉒王儉：《張穆年譜》，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年，第83~84頁。

作者簡介：左松濤，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博士。武漢 430072

[責任編輯 陳志雄]